

呂祖全書

乙巳仲冬
萬德至善社重刊

呂祖全書修真傳道集小序

昔虞廷十六字。爲傳心之祖。嗣後孔門授受。亦止一貫一言。若是乎傳道固無庸多說也。然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一書。所述仲尼之言。多論語所不載。意當時性天之說繁詳。多秘而不傳者。世傳呂祖受道於正陽帝君。以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而三千功行已完。何其直捷。及閱修真傳道集。指陳天人性命之旨。不憚曲折反覆。詳哉言之。獨異於虞廷十六字。孔門一貫一言者。則又何也。集傳於華陽施肩吾。肩吾唐元和年間進士隱洪州西山。矢志不仕。嘗有詩曰。氣本延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足以知其所養矣。呂祖遊睦。見其趨尚烟霞。授以還丹大

道。此集之傳所自來也。但當年問道。應尚有秘密口訣。不能筆之於書者。所謂口口相傳不記文。今皆不可得見矣。原本多訛。今將舛喘音錯者改正。其餘闕疑。分十八篇爲上下二卷。

呂祖全書卷二十九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陰誠清惠
姪劉允誠清虛

全校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修真傳道論上

呂祖問修真工夫要訣正陽祖師因述金丹大道口授呂祖集成卷華陽真人施肩

吾希聖傳之於世

論真仙第一

呂祖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壯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鍾祖曰。人之生。自父母交會。而二氣相合。即精血為胎胞。於太初之後。而有太質。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自太素之後。已有升降。而長黃芽。五千日氣足。其數自

滿八十一丈。方當十五。乃曰童男。是時陰中陽半。可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走失先陽。耗散真氣。氣弱則病老死絕矣。平生愚昧。自損靈光。一世兇頑。時除壽數。所以來生身有等殊。壽有長短。既生復滅。既滅復生。轉轉不悟。而世世墮落。則失身於異類。透靈於別殼。至真之根性。不復於人。旁道輪迴。永無解脫。或遇真仙至人。與消其罪報。除皮脫殼。再得人身。方在癡瘖音因愚昧之中。積行百劫。升在福地。猶不免饑寒殘患。迤音以邐音遷里音升遷。漸得完全形貌。尚居奴婢卑賤之中。苟或復作前孽。如立板走丸。再入旁道輪迴。呂祖曰。生於中國。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歲月未遲。愛者安。而嫌者病。貪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面尊。

師。再拜再告。念生死事大。敢望開陳不病不死之理。指教於貧儒乎。鍾祖曰。人生欲免輪迴。不入於異類軀殼。嘗使其身無病老死苦。頂天立地。負陰抱陽而爲人也。爲人勿使爲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呂祖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鍾祖曰。仙非一也。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爲鬼。可以爲仙。少年不修。恣情縱意。病死爲鬼。知之修煉。超凡入聖。脫質爲仙。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隨分也。

呂祖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鍾祖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

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離於鬼。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神仙不離於神。天仙不離於天。

呂祖曰。所謂鬼仙者何也。鍾祖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闖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已。

呂祖曰。似此鬼仙。行何術。用何功。而致如此。鍾祖曰。修持之人。不悟大道。而欲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古今崇釋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

門釋

真大得 hands 者誠可笑也。

呂祖曰。所謂人仙者何也。鍾祖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信心苦志。終世不移。五行之氣。悞交悞合。形質且固。八邪之疫。不能爲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呂祖曰。似此人仙。何術何功。而致如此。鍾祖曰。修持之人。始也或聞大道。業重福薄。一切魔難。遂改初心。止於小成法有功。終身不能改移。四時不能變換。如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漱咽音燕者。哈海平聲吐納之爲錯。著音酌採補者。笑清淨以爲愚。好即物以奪天地之氣者。不肯休糧。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不肯導引。孤坐閉息。安知有自然。屈體

勞形。不識於無爲。採陰取婦人之氣。與縮金龜者不同。養陽食女子之乳。與煉丹者不同。以類推究。不可勝數。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於大道。止於大道中。一法一術。功成安樂。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悅須臾。厭持久。用功不謹。錯時亂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

呂祖曰。所謂地仙者何也。鍾祖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於小成之法。不可見功。唯長生住世。而不死於人間者也。

呂祖曰。地仙如何下手。鍾祖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先要識龍虎。次要配坎離。辨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收真一

。察二儀。列三才。分四象。別五運。定六氣。聚七寶。
。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顛倒。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
也。三田反覆。燒成丹藥。永鎮下田。煉形住世。而得
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故曰地仙。
呂祖曰。所謂神仙者何也。鍾祖曰。神仙者。地仙厭居
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煉頂。
玉液還丹。煉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
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
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呂祖曰。所謂天仙者何也。鍾祖曰。地仙厭居塵世。用
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厭居三島。而傳道
人間。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

天。是曰天仙。既爲天仙。若厭居洞天。効職爲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於天地有大功。於今古有大行。官官升遷。歷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歷任八十一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然之界。呂祖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謂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聞乎。鍾祖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三成之數。其實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

呂祖曰。古今養命之士。非不求長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長生升仙者何也。鍾祖曰。法不合道。多聞強識。小法旁門。不免於疾病死亡。猶稱尸解音假。迷惑。

世人。互相推舉。致使不聞大道。雖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終不見功節序入於泉下。嗚呼。

論大道第二

呂祖曰。所謂大道者何也。鍾祖曰。大道無形無名。無問無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

呂祖曰。古今達士。始也學道。次有道。次得道。次道成。而於塵世入蓬島。升於洞天。升於陽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師獨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於道獨得隱乎。鍾祖曰。僕於道也。固無隱爾。蓋舉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聞大道而無信心。有信心而無苦志。朝爲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憂勤。

終則懈怠。僕以是言大道難知難行也。
呂祖曰。大道難知難行之理如何。鍾祖曰。以旁門小法。
。易爲見功。互相傳授。至死不悟。遂成風俗。敗壞大
道。有齋戒者。有休糧者。有採氣者。有漱咽者。有離
妻者。有斷味者。有禪定者。有不語者。有存想者。有
採陰者。有服氣者。有持淨者。有息心者。有絕慮者。
有開頂者。有縮龜者。有絕迹者。有看讀者。有燒煉者。
。有定息者。有導引者。有吐納者。有採補者。有布施
者。有供養者。有救濟者。有入山者。有識性者。有不
動者。有受持者。旁門小法。不可備述。至如採日月之
華。奪天地之氣。心思意想。望結丹砂。屈體勞形。欲
求超脫。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爲真胎息。絕念忘言。

。養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氣。金鎗不倒。黃河逆流。
養命之下法。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術。奈何
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以咽津爲藥。如
何得造化。聚氣爲丹。如何得停留。指肝爲龍。肺爲虎
。如何得交合。認坎爲鉛。離爲汞。如何得抽添。四時
澆灌。望長黃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藥。差年錯月。廢
日亂時。不識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尋枝摘葉。迷
惑後人。致使大道日遠日疏。異端並起而成風俗。以失
先師之本意者。良由道聽塗說。口耳之學。指訣於無知
之徒。遞相訓式。節序而入於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
開陳大道。蓋世人業重福薄。不信天機。重財輕命。願
爲下鬼。

呂祖曰。小法旁門。既已知矣。其於大道。可得聞乎。鍾祖曰。道本無問。問本無應。及乎真原一判。大朴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爲體。二爲用。三爲造化。體用不出於陰陽。造化皆因於交媾。上中下列爲三才。天地人共得一道。道生二氣。二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惟人也。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於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呂祖曰。天長地久。亘千古以無窮。人壽百歲。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獨在於天地。而遠於人乎。鍾祖曰。道不遠於人。人自遠於道耳。所以遠於道者。養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識時。所以不識時者。不達天

地之機也。

論天地第三

呂祖曰。所謂天地之機。可得聞乎。鍾祖曰。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倦。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

呂祖曰。天地之於道也。如何謂之運用之機。如何謂之行持之機。運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見功。鍾祖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爲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坤得坤道。以二爲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

呂祖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陽也。陽主升。何以交於地

。地得坤道。所用者陰也。陰主降。何以交於天。天地不交。陰陽如何得合。陰陽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無作用。雖有起首之時。見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鍾祖曰。天道以乾爲體。陽爲用。積氣在上。地道以坤爲體。陰爲用。積水在下。天之行道。以乾索音於坤。一索之而爲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而爲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爲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於地。以乾道索坤道。而生三陽。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爲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而爲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而爲少女。少女曰兌。是此地交於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運

行於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於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於天。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

呂祖曰。天地之機。運行於道。而得長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惟人也。雖有聰明之性。留心於清淨。欲奉行

大道。小則安樂延年。中則長生不死。大則脫質升仙。如何作用。運行大道。法動天機。而亦得長久堅固。浩劫長存。鍾祖曰。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爲形。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爲名。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陰道陽道。人得之朝廷則曰君臣之道。閨門則曰夫婦之道。鄉黨則曰長幼之道。庠序則曰朋友之道。室家則曰父子之道。是見於外者。莫不有道也。至於父母交會。其父則陽先道。而陰後行。以真氣接真水。心火與腎水相交。煉爲精華。精華既出。逢母之陰。先進以水。滌蕩於無用之處。逢母之陽。先進以血。承受於子宮之前。精血爲胞胎。包含真氣。而入母子宮。積日累月。真氣造化成人。如天地行道。乾坤相索。而

生三陰三陽。真氣爲陽。真水爲陰。陽藏水中。陰藏氣中。氣主於升。氣中有真水。水主於降。水中有真氣。真水乃真陰也。真氣乃真陽也。真陽隨水下行。如乾索於坤。上曰震。中曰坎。下曰艮。以人比之。以中爲度。自上而下。震爲肝。坎爲腎。艮爲膀胱。真陰隨氣上行。如坤索於乾。下曰巽。中曰離。上曰兌。以人比之。以中爲度。自下而上。巽爲膽。離爲心。兌爲肺。形象既備。數足離母。既生之後。元陽在腎。因元陽而生真氣。真氣朝心。因真氣而生真液。真液還元。上下往復。若無虧損。自可延年。如知時候無差。抽添有度。自可長生。若造作無倦。修持不已。陰盡陽純。自可超凡入聖。此乃天機深造之理。古今不傳之事。公若信心

而無猶豫。名利若枷杻。恩愛如寇讐。避疾病若怕死亡之難。防失身於別殼。慮透靈於異類。委有清淨之志。當且杜其根源。無使走失元陽。耗散真氣。氣盛而魂中無陰。陽壯而魄中有氣。一升一降。取法無出乎天地。一盛一衰。往來亦似於日月。

論日月第四

呂祖曰。天地之理。亦粗知矣。日月之躔度交合。於人可得比乎。願聞其說。鍾祖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運行日月。日月者。太陰太陽之精。默紀天地交合之度。助行生成萬物之功。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寒暑相催。而魄中生魂。魂中生魄。進退有時。不失乾坤之數。往來有度。無

差天地之期。

呂祖曰。東西出沒。以分晝夜。何也。鍾祖曰。混沌初分。玄黃定位。天地之狀。其形如卵。六合於中。其圓如毬。日月出沒。運行於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周行如輪。凡日東出而西未沒爲晝。西沒而東未出爲夜。此日之出沒以分晝夜也。若月之出沒。不同於日。載魄於西。受魄於東。光照於夜。而魄藏於晝。積日累時。或出或沒。自西而東。其始也魄中生魂。狀若彎弓。初度而光照於西。其次也魄中魂半。時應上弦。初夜而光照於南。其次魄中魂滿。與日相望。初夜而光照於東。其次也魂中生魄。狀如缺鏡。初晝而魄藏於西。其次也。魂中魄半。時應下弦。初晝而魄藏於南。其次

魂中魄滿。與日相背。初晝而魄藏於東。此月之出沒以分晝夜也。

呂祖曰。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者何也。鍾祖曰。冬至之後。日出辰初五十分。日沒申末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南而北。以夏至爲期。夏至之後。日出寅末五十分。日沒戌初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北而南。以冬至爲期。自南而北。以冬至夏。乃寒爲暑也。自北而南。以夏至冬。乃暑爲寒也。夏之日。乃冬之夜也。冬之日。乃夏之夜也。冬至之後。月出自北而南。比於夏之日也。夏至之後。月出自南而北。比於冬之日也。此日月之往來。以定寒暑者也。

呂祖曰。天地之機。陰陽升降。正與人之行持無二等。

若日月之出沒。往來交合躔度。於人可得比乎。鍾祖曰。天地之機。在於陰陽之升降。一升一降。太極相生。相生相成。周而復始。不失於道。而得長久。修持之士。若取法於天地。自可長生而不死。若比日月之躔度。往來交合。止於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盡陽純。月華瑩淨。消除暗魄。如日之光輝。照耀於下土。當此時。如人之修煉。以氣成神脫質升仙。煉就純陽之體也。呂祖曰。修真奉道之士。其於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日月精華交合之度。下手用功。於二者何先。鍾祖曰。始也。法效天機。用陰陽升降之理。使真水真火。合而爲一。煉成大藥。永鎮丹田。浩劫不死。而壽齊天地。如厭居塵世。用功不已。當取日月之交會。以陽煉陰。使陰不

生。以氣養神。使神不散。五氣朝元。三花聚頂。謝絕俗流。以歸三島。

呂祖曰。若此之功驗。深達旨趣。所患不得時節耳。鍾祖曰。天地之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日月之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人之氣液。一晝夜一交合。

論四時第五

呂祖曰。天地日月之交合。年月日時。可得聞乎。鍾祖曰。凡四時有等。人壽百歲。一歲至三十。乃少壯之時。三十至六十。乃長大之時。六十至九十。乃老耄之時。九十至百歲。或百二十歲。乃衰敗之時。此身中之時。一也。若以十二辰為一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時有春夏秋冬。時當春也。

。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乃春之時也。時當夏也。陽中有陽。其氣變溫爲熱。乃夏之時也。時當秋也。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乃秋之時也。時當冬也。陰中有陰。其氣變涼爲寒。乃冬之時也。此年中之時。二等也。若以律中起呂。呂中起律。凡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萬分。月旦至上弦。陰中陽半。自上弦至月望。陽中陽。自月望至下弦。陽中陰半。自下弦至晦朔。陰中陰。此日月中之時。三等也。若以六十分爲一刻。八刻二十分爲一時。一時半爲一卦。其言卦定八方。論其正分四位。自子至卯。陰中陽半。以太陰中起少陽。自卯至午。陽中有陽。純少陽而起太陽。自午至酉。陽中陰半。以太陽中起少陰。自酉至子。陰

中有陰。純少陰而起太陰。此日中之時。四等也。難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時也。去速而來遲者。年中之月也。急如電光。速如石火者。日中之辰也。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歲月蹉跎。年光迅速。貪名求利。而妄心未除。愛子憐孫。而恩情又起。縱得回心向道。爭奈年老氣衰。如春雪秋花。止有時間之景。夕陽曉月。應無久遠之光。奉道之士難得者。身中之時也。艷陽烟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樓。清風快意。月夜閒談。雪天對飲。恣縱無窮之樂。消磨有限之情。縱得回心向道。須是疾病纏身。如破舟未濟。誰無求救之心。漏屋重完。忍絕再修之意。奉道之士。虛過者。年中之時也。晨雞未唱。而出戶嫌遲。街鼓遍聞。而歸家恨早。貪癡爭肯暫休。妄

想惟憂不足。滿堂金玉。病來著甚抵當。一眼兒孫。氣斷誰能替換。曉夜不停。世人莫悟。奉道之士。可惜者日中之時也。

呂祖曰。身中之時。年中之時。月中之時。日中之時。皆是時也。尊師獨以身中之時爲難得。又以日中之時。爲可惜者何也。鍾祖曰。奉道者難得少年。少年者。根元完固。凡事易於見功。止千日而可大成。奉道者又難得中年。中年修持。先補益完備。次下手進功。始也返老還童。後即超凡入聖。若少年不悟。中年不省。或因災難而留心清淨。或因病疾而志在希夷。晚年修持。先論救護。次說補益。然後自小成法。積功以至中成。中成法積功。止於返老還童。煉形住世。然而五氣不能朝

元。三陽難爲聚頂。脫質升仙。無緣得成。是難得者身中之時也。

呂祖曰。身中之時。固知難得矣。日中之時。可惜者何也。鍾祖曰。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大道生育天地。天地分位。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後。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陽升到天。太極生陰。夏至之後。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陰降到地。太極復生陽。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長久。運行日月。日月成形。周圍各得八百四十里。月旦之後。六中起九。凡一日計十二時。魄中魂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魄中魂進。八百四十

里。月望之後。九中起六。凡一日計十二時。魂中魄進。八
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魂中魄進。八百四
十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堅固大
道。長養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人之心腎
。上下相遠八寸四分。陰陽升降。與天地無二等。氣中
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與日月可同途。天地以乾
坤相索。而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不失於道。一年之
後有一年。日月以魂魄相生。而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
。不失於道。一月之後有一月。人之交合。雖在一晝一
夜。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損時又不解補。益
時又不解收。陰交時不解養陽。陽交時不解煉陰。月中
不知損益。日中又無行持。過了一年無一年。過了一日

無一日。當風卧濕冒暑涉寒。不肯修持。而甘心受病。虛過時光。而端坐候死。

呂祖曰。奉道之人。非不知年光虛度。歲月蹉跎。疾病纏身。死限將至。蓋修煉不知法。行持不知時。以致陰陽交合有差。時月行持不准。鍾祖曰。身中用年。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時。蓋以五臟之氣。月上有盛衰。日上有進退。時上有交合。運行五度。而氣傳六候。金木水火土。分列無差。東西南北中。生成有數。煉精生真氣。煉氣合陽神。煉神合大道。

論五行第六

呂祖曰。所謂五臟之氣。曰金木水火土。所謂五行之位。曰東西南北中。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時乎。採

取有時乎。願聞其說。鍾祖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東曰青帝。行春令。於陰中起陽。使萬物生。南曰赤帝。行夏令。於陽中升陽。使萬物長。西曰白帝。行秋令。於陽中起陰。使萬物成。北曰黑帝。行冬令。於陰中進陰。使萬物死。四時各九十日。每時下十八日。黃帝主之。若於春時。助成青帝而發生。若於夏時。接序赤帝而長育。若於秋時。資益白帝而結立。若於冬時。制攝黑帝而嚴示。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而爲一歲。輔弼天地以行道。青帝生子曰甲乙。甲乙東方木。赤帝生子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黃帝生子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見於時

而爲象者。木爲青龍。火爲朱雀。土爲勾陳。金爲白虎。
。水爲玄武。見於時而生物者。乙與庚合。春則有榆。
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與丙合。秋則有棗。白而赤。
。不失金火之色。己與甲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黃。
不失土木之色。丁與壬合。夏則有椹。赤而黑。不失水
火之色。癸與戊合。冬則有橘。黑而黃。不失水土之色。
。以類推求。五帝相交而見於時。生在物者。不可勝數。
。呂祖曰。五行在時。若此。在人如何。鍾祖曰。惟人也。
。頭圓足方。有天地之象。陰降陽升。又有天地之機。
腎爲水。心爲火。肝爲木。肺爲金。脾爲土。若以五行
相生。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生者爲母。受生者爲子。若以五行相剋。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剋者爲夫。受剋者爲妻。以子母言之。腎氣生肝氣。肝氣生心氣。心氣生脾氣。脾氣生肺氣。肺氣生腎氣。以夫妻言之。腎氣剋心氣。心氣剋肺氣。肺氣剋肝氣。肝氣剋脾氣。脾氣剋腎氣。腎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腎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肝之妻。腎之夫。肝之子。肺之妻。腎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腎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見於內者爲脈。見於外者爲色。以舌爲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肺。蓋夫妻之理如此。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腎之見於內者爲骨。見於

外者爲髮。以耳爲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驅用於心。蓋夫婦之理如此。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見於內者爲筋。見於外者爲爪。以目爲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驅用於脾。蓋夫婦之理如此。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見於內者爲膚。見於外者爲毛。以鼻爲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驅用於肝。蓋夫婦之理如此。得脾則盛。見腎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見於內者爲臟。均養心脾肝肺。見於外者爲肉。以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驅用於腎。蓋夫婦之理如此。得心則盛。見肺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剋。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呂祖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腎。水也。如何得
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則盛。莫不下剋於水
乎。肺。金也。金在上而接火則損。安得有生於水乎。
相生者遞相間隔。相剋者親近難移。是此五行。自相損
剋。爲之奈何。鍾祖曰。五行歸原。一氣接引。元陽升
舉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氣。真氣造化而生陽神。
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婦。腎水也。水中有金。金
本生水。下手時要識水中金。水本嫌土。採藥後須得土
歸水。龍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陽龍出於離宮。陰虎
生於坎位。五行逆行。氣傳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陽時
生陽。五行顛倒。液行夫婦。自午至子。乃曰陰中煉陽
。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

底陰絕而壽長。

呂祖曰。五行本於陰陽一氣。所謂一氣者何也。鍾祖曰。一氣者。昔父與母交。即以精血造化成形。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是此陰以精血造化成形。其陽止在起首始生之處。一點元陽。乃在二腎。且腎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爲氣。因氣上升。以朝於心。心陽也。以陽合陽。太極生陰。乃積氣生液。液由心降。因液下降。以還於腎。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其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導其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導。若日月之往復。五行各一數也。論其交合生成。乃元陽一氣爲本。氣

中生液。液中生氣。腎爲氣之根。心爲液之源。靈根堅固。恍恍惚惚。氣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潔。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識取真龍。水中認取真虎。龍虎相交。而變爲黃芽。合就黃芽而結成大藥。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

呂祖曰。金丹就而脫質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謂之黃芽。鍾祖曰。真龍真虎者是也。呂祖曰。龍虎者何也。鍾祖曰。龍非肝也。乃陽龍。陽龍出在離宮真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陰虎。陰虎出在坎位真火之中。

論水火第七

呂祖曰。人之長生者。煉就金丹。欲煉金丹。先採黃芽

。欲得黃芽。須得龍虎。所謂真龍出於離宮。真虎生於坎位。離坎之中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鍾祖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島。華池瑤池。鳳池天池。玉池崑池。元潭閬苑。神水金波。瓊液玉泉。陽酥白雪。若此名號。不可備陳。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陽爲本。而生真氣。真氣聚而得安。真氣弱而成病。若耗散真氣。而走失元陽。元陽盡。純陰成。元坤離體。乃曰死矣。

呂祖曰。人身之中。以一點元陽。興舉三火。三火起於羣水衆陰之中。易於耗散。而難炎熾。若此陽弱陰盛。火少水多。令人速衰敗而不得長生。爲之奈何。鍾祖曰。心爲血海。腎爲氣海。腦爲髓海。脾胃乃水穀之海。

所謂四海者如此。五臟各有液。所主之位。東西南北中。所謂五湖者如此。小腸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腸之下。元潭之說如此。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之內。閨苑之說如此。華池在黃庭之下。瑤池出丹闕之前。崑池上接玉京。天池正衝內院。鳳池乃心肺之間。玉池在唇齒之內。神水生於氣中。金波降於天上。赤龍住處。自有瓊液玉泉。凡胎換後。方見白雪陽酥。澆灌有時。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抽添有度。以應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煉形。玉蕊金花。變就黃白之體。醍醐甘露。煉成奇異之香。若此皆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腎氣以生真水。腎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氣。小則

降魔除病。大則煉質燒丹。用周天。則火起焚身。勒陽
闕。則還元煉藥。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燒三尸之累以
除陰鬼。上行則一撞三闕。下運則消磨七魄。煉形成氣
。而輕舉如飛。煉氣成神。而脫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
效也。

呂祖曰。始也聞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敗。次聽
高論。水火有如此之功驗。畢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
勝多。弱者可以致強。鍾祖曰。二八陰消。九三陽長。
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還。而胎仙自化者也。真
氣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陽在腎。腎是氣之海。膀胱爲
民火。不止於民火。不能爲用。而膀胱又爲津液之府。
若不達天機。罔測玄理。奉道之士難爲造化。不免於疾

病死亡者矣。

呂祖曰。所謂造化。使陽長陰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鍾祖曰。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乃天地定位之比也。氣液太極相生。乃陰陽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時。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而心液行。液行夫婦。自上而下。以還下田。乃曰婦還夫宮。腎生氣。非自生也。因膀胱氣升。而腎氣行。氣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婦室。肝氣導引腎氣。自下而上。以至於心。心。火也。二氣相交。薰蒸於肺。肺液下降。自心而來。由心生液。以液生於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傳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腎水也。二水相交。浸潤於膀胱。

。膀胱氣上升。自腎而起。由腎生氣。以氣生於腎而不
消磨。故曰真火也。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
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於火中。杳杳
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
呂祖曰。腎水也。水中生氣。名曰真火。火中何者爲物
。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水中何者爲精。火中
之物。水中之精。既無形狀可求。縱求之而又難得。縱
得之而又何用。鍾祖曰。前古上聖道成。不離此二物交
媾而變黃芽。數足胎完。以成大藥。乃真龍真虎者也。

論龍虎第八

呂祖曰。龍本肝之象。虎乃肺之神。是此心火之中生液
。液爲真水。水之中。杳杳冥冥。而隱真龍。龍不在肝

。而出自離宮者。何也。是此腎水之中生氣。氣爲眞火
。火之中。恍恍惚惚。而藏眞虎。虎不在肺。而生於坎
位者。何也。鍾祖曰。龍陽物也。升飛在天。吟而雲起
。得澤而濟萬物。在象爲青龍。在方爲甲乙。在物爲木
。在時爲春。在道爲仁。在卦爲震。在人身中五臟之內
爲肝。虎陰物也。奔走於地。嘯而風生。得山而威。制
百蟲。在象爲白虎。在方爲庚辛。在物爲金。在時爲秋
。在道爲義。在卦爲兌。在人身五臟之內爲肺。且肝陽
也。而在陰位之中。所以腎氣傳肝氣。氣行子母。以水
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肝氣既生。以絕腎之餘陰。而
純陽之氣上升。肺陰也。而在陽位之中。所以心液傳肺
液。液行夫婦。以火剋金。心液到而肺液生。肺液既生

。以絕心之餘陽。而純陰之液下降。肝屬陽。以絕腎之餘陰。是以知氣過肝時。即爲純陽。純陽氣中包藏真一之水。恍惚無形。名曰陽龍。肺屬陰。以絕心之餘陽。是知液到肺時。即爲純陰。純陰液中。負載正陽之氣。杳冥不見。名曰陰虎。氣升液降。本不能相交。奈氣中真一之水。見液相合。液中正陽之氣。見氣自聚。若也傳行之時。以法制之。使腎氣不走失。氣中收取真一之水。心液不耗散。液中採取正陽之氣。子母相逢。兩相顧戀。日得黍米之大。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胞堅。三百日胎仙完。形若彈丸。色同朱橘。名曰丹藥。永鎮下田。留形住世。浩劫長生。此陸地神仙。呂祖曰。腎水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虎見

液相合。心火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名曰陽龍。龍見氣相合。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當然也。氣生時。液亦降。氣中真一之水。莫不隨液而下傳於五臟乎。液生時。氣亦升。液中正陽之氣。莫不隨氣而出於重樓乎。真水隨液下行。虎不能交龍。真陽隨氣上升。龍不能交虎。龍虎不交。安得黃芽。黃芽既無。安得大藥。鍾祖曰。腎氣既生。如太陽之出海。霧露不能蔽其光。液下如疎簾。安足以勝其氣。氣壯則真一之水自盛矣。心液既生。如巖天之殺物。呼呵不能敵其寒。氣升如翠幙。安足以勝其液。液盛則正陽之氣。或強或弱。未可必也。

呂祖曰。氣生液生各有時。時生氣也。氣盛則真一之水

自盛。時生液也。液盛則正陽之氣亦盛。盛衰未保。何也。鍾祖曰。腎氣易爲耗散。難得者真虎。心液難爲積聚。易失者真龍。丹經萬卷。議論不出陰陽。陰陽兩事。精粹無非龍虎。奉道之士。萬中識者一二。或多聞廣記。雖知龍虎之理。不識交合之時。不知採取之法。所以今古達士。皓首修持止於小成。累代延年。不聞超脫。蓋以不能交媾於龍虎。採黃芽而成丹藥。

論丹藥第九

呂祖曰。龍虎之理。既已知矣。所謂金丹大藥。可得聞乎。鍾祖曰。所謂藥者。可以療病。凡病有三等。當風卧濕。冒暑涉寒。勞逸過度。饑飽失時。非次不安。則曰患矣。患爲時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縱意。散失元

陽。耗損真炁。年高憔悴。則曰老矣。老爲年病。及夫
氣盡體空。魂消神散。長吁一聲。四大無主。體卧荒郊
。則曰死矣。死爲身病。且時之有病。以春夏秋冬。運
行於寒暑溫涼。陽太過而陰不足。當以涼治之也。陰太
過而陽不足。當以溫治之。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熱。肥
者足涎。而羸者多積。男子病生於氣。婦人患本於血。
補其虛而取其實。保其弱而損其餘。小則針灸九音。甚則
藥餌。雖有非次不安。而時病爲患。委於明士良醫。對
病服食。悉得保愈。若夫老病如何醫。死病如何治。洗
腸補肉。古之善醫者也。面皺髮白。以返童顏。無人得
會。換頂續支。古之善醫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長生。
無人得會。

呂祖曰。非次不安。因時成病。良醫名藥。固可治矣。虛敗年老之病。氣盡命終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藥乎。鍾祖曰。凡病有三等。時病以草木之藥。療之自愈。身病年病。所以治之。藥有二等。一曰內丹。次曰外丹。呂祖曰。外丹者何也。鍾祖曰。昔高上元君。傳道於人間。指諭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復之宜。自爾丹經滿世。世人得聞大道。廣成子以教黃帝。黃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不見功。廣成子以心腎之間。有真氣真水。氣水之間。有真陰真陽。配合大藥。可比於金石之間。而隱至寶。乃於崆峒山中。以內事爲法。而煉大丹。八石之中。惟用硃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鉛。鉛中取銀。汞比陽龍。銀爲陰虎。以心火如砂之紅。腎

水如鉛之黑。年火隨時。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三層之爐。各高九寸。外方內圓。取八方之氣。應四時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鉛汞。無異於肺液。硫黃爲藥。合和靈砂。可比於黃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舉自如。展臂可千里萬里。雖不能返於蓬萊。亦於人世浩劫不死。

呂祖曰。歷古以來。煉丹者多矣。而見功者少。何也。鍾祖曰。煉丹不成者有三。不辨藥材真偽。不知火候抽添。將至寶之物。一旦消散於煙焰之中而爲灰塵。廢時亂日。終無所成者。一也。藥材雖美。不知火候。火候雖知。而乏藥材。兩不相契。終無所成者。二也。藥材

可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差日。加減有數。進退有時。氣足丹成。而外行不備。化玄鶴凌空。無緣得餌。不成者。三也。又况藥材本天地秀氣結實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術。三皇之時。黃帝煉丹。九轉方成。五帝之後。混元煉丹。三年纔成。迨夫戰國。凶氣凝空。流尸滿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氣。而世乏藥材。當得法之人。而逃難老死岩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紀者。久而枯壞。人世不復有矣。若塵世有藥材。秦始皇不求於海島。若塵世有丹方。魏伯陽不參於周易。或者多聞強識。迷惑後人。萬萬破家。並無一成。以外求之。亦爲誤矣。

呂祖曰。外丹之理。出自廣成子。以內事爲法。縱有成

就。九年方畢。又况藥材難求。丹方難得。到底止能升騰。不見超凡入聖。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內藥。可得聞乎。鍾祖曰。外藥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覺悟。根源不甚堅固。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必也假五金八石。積日累月。煉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龍虎大丹。助接真氣。煉形住世。輕舉如飛。若修持內事。識交合之時。知採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可得超脫。彼乃不悟。執外丹進火加日。服之欲得上升天界。誠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藥之源。今當詳陳內丹之理。內丹之藥材出於心腎。是人皆有也。內丹之藥材。本在天地。天地當日得見也。火候取日月往復之數。修合效夫婦交接之宜。聖

胎就而真氣生。氣中有氣。如龍養珠大藥成而陽神出。身外有身。似蟬脫蛻。退音。是此內藥。本於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

論鉛汞第十

呂祖曰。內藥不出龍虎也。虎生於坎宮。氣中之水是也。龍生於離宮。水中之氣是也。外藥取砂中之汞。比於陽龍。用鉛中之銀。比於陰虎。然而鉛汞外藥也。何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所謂內藥之中。鉛汞者。何也。鍾祖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氣。而爲衆石之首者。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散者砂中之汞。銀汞若相合。煅煉自成至寶。

。此鉛汞之理。見於外者如此。若以內事言之。古今議論各殊。取其玄妙之說。本自父母交通之際。精血相合。包藏真氣。寄質於母腹純陰之宮。藏神在陰陽未判之內。三百日胎完。五千日氣足。以五行言之。人身本是精與血。先有水也。以五臟言之。精血爲形像。先生腎也。腎水之中。伏藏於受胎之初。父母之真氣。真氣隱於人之內腎。所謂鉛者此也。腎中主氣。氣中真一之水。名曰真虎。所謂鉛中銀者此也。腎氣傳肝氣。肝氣傳心氣。心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所謂硃砂者。心液也。所謂汞者。心液之中。正陽之氣。積氣液爲胎胞。傳送在黃庭之內。進火無差。胎仙自化。乃比鉛銀合汞。煅煉成寶也。

呂祖曰。在五金之中。鉛中取銀。於八石之內。砂中出汞。置之鼎器。配之藥餌。汞自爲砂。而銀自爲寶。然而在內之鉛。如何取銀。在人之砂。如何取汞。汞如何取砂。銀如何作寶。鍾祖曰。鉛本父母之真氣。合而爲一。純粹而不離。既成形之後。藏在腎中。二腎相對。同升於氣。乃曰元陽之氣。氣中有水。乃曰真一之水。水隨氣升。氣住水住。氣散水散。水與氣。於子母之不相離。善視者。止見氣。不見水。若以此真一之水。合於心之正陽之氣。乃曰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以黃芽而爲大藥。大藥之材。本以真一之水爲胎。內包正陽之氣。如昔日父母之真氣。即精血爲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氣足。形備神來。與母分離。形神既合。合則形生形矣。

。奉道之人。腎氣交心氣。氣中藏真一之水。負戴正陽之氣。以氣交真水爲胞胎。狀同黍米。溫養無虧。始也。即陰留陽。次以用陽煉陰。氣變爲精。精變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金丹。金丹既就。真氣自生。煉氣成神。而得超脫。化火龍而出昏衢。驂玄鶴而入蓬島。呂祖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氣合氣。氣合生氣。數不出三百日。分形之後。男女形狀之不同。自己丹砂。色澤之何似也。鍾祖曰。父母之形交。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女者。中陽而外陰以象母。蓋以血在外也。若母血先進。而父精後行。精包於血而爲男。男者內陰而外陽以象父。蓋以精在外也。所謂血者。本生於心。而無正陽之氣。所謂精者。本生於腎。

。而有正陽之氣。乃汞之本也。即真一之水。和合而入黃庭之中。用鉛湯煮。以汞水煎。鉛不得汞。不能發舉真一之水。汞不得鉛。不能變化純陽之氣。呂祖曰。鉛在腎中。而生元陽之氣。氣中有真一之水。視之不可見也。鉛以得汞。汞有正陽之氣。以正陽之氣。燒煉於鉛。鉛生氣盛。而發舉於真一之水。可以上升。然而汞本正陽之氣。即真一之水而為胞胎。保送黃庭之中。已是龍虎交媾。陰陽兩停。亦以鉛湯煮之。莫不陰太過。耗散真陽。安得成大藥。而氣中生氣也。鍾祖曰。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且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

而腎之南。肝之西而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進火不採藥。陰中陽不能住。止於發舉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而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而煉汞補丹田。延年益壽。可爲地仙。若採藥而以元鉛抽之。於肘後飛金晶。既抽鉛。須添汞。不添汞。徒還精補腦。真氣如何得生。真氣不生。陽神如何得就。既添汞。須抽鉛。不抽鉛。徒煉汞補丹田。如何變砂。砂既不變。金丹如何得就。